

## 2019 年閩粵紀行

張哲僥 日本京都大學人間・環境學研究科博士生

飛機即將抵達澳門機場的迴旋之際，窗外已可俯望珠海彎曲且漫長的海岸線，及散落其上的數百個大小島嶼，這些天然的良彎港口千年來孕育著中國東南沿海的海上交通與貿易。從澳門南下海南島、北達福建、浙江的海岸，連結著中國與東南亞，而至中亞、歐美等地域之間的交流。2019 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等主辦，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等承辦規劃的第九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亦於此舉辦，並以「閩粵・海洋」為名，期待能別於中國帝國中央的視野，看到地方社會人群的生活，如何以海為家，與海共生，以及他們與帝國之間、帝國之外的互動樣態。

此次研習營的主軸有二：其一為以地方社會史為主軸，透過實際走訪村落、進入廟宇，並閱讀佇立其間的碑刻，或是藉由參觀考古遺跡，佐以歷史文獻，認識閩粵海洋中人群的歷史。田野考察的地域包含澳門、珠海、中山、石岐、廣州、漳州、泉州，以及最後的廈門。以時間跨度來說，上至南越、南漢王朝的古城遺跡，乃至南宋時期的南海一號沉船，以及藏於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中的宋元時期的遺物皆囊括其中。此皆顯示出華南位處陸地與海洋之間，反而得以藉由海上交通面向世界，呈現出多元的文化互動面貌。乃至近代，華南如何在更為興盛的國際貿易網絡中脫穎而出，產生廣州十三行的世界首富，並同時形塑推動近代中國改革浪潮的根據地。

其二為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九十週年。營隊正好回到其最初根據地的廣州，並於一日的早晨走訪了位處廣州東山的創所舊址，以及位處廣州中山大學，擔任第一任史語所第一組主任的陳寅恪的故居。陳寅恪故居固在中山大學妥善維護與修繕下，保存完善，亦能略顯當時風貌之一二。然而，史語所舊址在數度轉手後，如今已為中國國家單位的員工宿舍，僅殘存裝飾精美的門柱，與洋房的玻璃窗，得以與照片的殘影略作比對。至於記錄中，傅斯年曾對胡適所言之「前臨大江，有三角洲，背是白雲山，四圍皆園林田野」的景象，亦在河道縮減、霧霾籠罩，以及經濟開發間消逝。吾等只得憑藉地圖位置，站在舊址的頂樓眺望，遙想當年之風光。

如同東山地貌變遷，珠江河道的縮減也讓 19 世紀興盛的黃埔港口轉而成為廣州人假日踏青的村莊。幸而在劉志偉老師的帶領下，逐點解說，讓學員得以踏在寧

靜的河岸，想像當年的河道，以及停泊其上的千艘以上的各國船隻。外國商人的大船於此停泊，並將貨品換上廣州地區的小船，接駁進入廣州西關。翌日清晨，為了進一步體驗過往商人商貿的氛圍，一行人棄車改船，從中山大學北側的北門碼頭，乘船至北京路南端的天字碼頭。此處為過往官員赴任下船之處，而更向西行便至西關，即十三行商聚集之處。這段不到半小時的船程，若再向前延伸至前日的黃埔古港，便是各國換乘小船之後進入廣州的路線。

正如劉老師所說，廣州城是少數兩千多年來並未遷移的古城。從這塊土地上可以看到南越古城的遺跡，其上則有漢唐的建築層、南漢古城，乃至元明清的井、城門基礎與步道，層層疊加於同一塊土地之上。這些遺址展現出不同時期建築風格的差異，而佇立於南越王宮博物館中展示的地層關鍵柱前，更是感受到歷史不斷推進、堆疊的過程。

在這些已然被埋沒於塵土的古遺跡之上，仍可見許多清末以來的遺跡。我們小組在自由考察的行程中，首先探訪了「許地」。此處為曾興盛一時的鹽商，乃至清末民初在政治上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廣州許家的聚居地。「許地」約位於高第街附近一帶，地圖上雖標示清楚，卻由於新舊建築相互疊加，一行人只得在複雜的小徑中尋找一幢幢許氏故居的痕跡。如同史語所舊址般，許地多數的建築已然荒廢，或已然物換星移，入住新的居民。然而，儘管新舊交雜，過往的圍牆可能被新築覆蓋，然而精美的屋頂，又或是窗框裝飾都些許透漏著曾經繁榮的光景。

時間堆疊之外，廣州城亦為各種文化的交雜之地。劉志偉老師講座中便提到：廣州位處海洋要道上、帝國之中、世界的一環，三個政治、文化圈相互交錯、融合，促成廣州的多樣風貌。其地表富含各種政治遺跡、宗教建築，如此次考察之外，尚有南越王墓、清真先賢古墓、聖心教堂、唐清真寺、鎮海樓等。此次雖不及於廣州探訪這些不同的宗教遺跡，而後在泉州的靈山聖墓、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中卻感受到華南沿海大城市中，各種文化並存的氛圍。泉州靈山聖墓具有數量龐大的伊斯蘭式石棺，博物館內更藏有各種紋飾的碑刻、墓碑，上有印度文、阿拉伯文、敘利亞文、八思巴文等。同樣作為臨海國際貿易的大都市，泉州和廣州都在在顯示出不同文化如何在同一片土地共存，並相互影響。

劉老師亦提到廣州作為帝國一部分，是帝國向域外交換貿易的據點。而這次許多學員都相當關注的廣州海幢寺，便可能為中國與外國政治會面，甚至交易的場域。海幢寺位處中國的邊緣，清初時為南明士人的聚集場所，而後在尚可喜進入廣州後，大力興建與資助下，規模逐漸擴大。現存寺內的康熙年間至乾隆年間的鐘、碑中便隱含官府與當地士人互動、收編的歷史過程。其後，大量的石刻史料卻在乾隆中期後便幾乎不復見，其原因為資料的散失，抑或清中央的政策轉向，當地社會

或寺院住持的態度轉變仍待進一步的考察。然而，18-19 世紀開始，大量的西方文獻記錄著這座位處廣州城西南角，十三行商聚居地間的佛寺。甚而有現存於西方的瓷盤上，記錄了類似「1810 年、海幢寺」的字樣。

故而，便有學員指出在對漢夷互動規範嚴格的 18 世紀中葉，海幢寺因位處城外，可能同時作為雙方交易的場域，並為廣州地方官員與外國使節主要的政治場域。而在這樣的空間意義中，緊鄰海幢寺的十三行又扮演著這樣的角色，值得進一步思索。

地貌變遷儘管可能讓我們今日需要透過閱讀文獻，才能略為想像歷史場景。然而，其卻也同時展現歷史發展過的痕跡，道路的交錯分布模式、廟宇的興衰景象都訴說著幽微的過去。例如汕頭的街區呈現一個個扇形分布，此便是由於過去填海造陸時，為了讓自我利益最大化，大家都從沿海朝外側延伸以最大化土地面積。而今日看到扇形交界處的道路即為雙方爭奪後定下的土地區界。

此外，在彰林村的例子中，陳春聲老師就提醒大家注意村內的社廟分布、城池位置。這些留存下來的建築可以觀察出，明代後期建置城寨後，國家的里甲制度如何影響村落的地理位置分布，以及國家信仰與地方信仰如何結合。再者，廟的興盛更可以看出不同信仰在當地具有的意義，天后宮的衰退、朱子祠與關帝廟的消逝都可以放在國家、航海人進出彰林村的脈絡中理解。

在我們這次考察之外的地區，現今世界許多地方也留有華人的居住圈，或是媽祖信仰。鄭振滿老師便指出，華南商人群體的海外擴張模式與西方世界相異，乃以地方社會群體的方式向海外移民。此意即這些移民透過同仙、同祖、同緣的認同關係建立網絡，而得以紮根於世界各地，成為今日常見分布於世界的華人離散社群，而未隨著商貿環境的改易，或是國家的退出而消逝。

此次研習營交通時間非常長，但正如許多位老師所言，既以「閩粵·海洋」為名理應搭乘船遊走這些位處河道、海岸的重要據點，但其所耗費的時間將會倍增。漫長遊覽車中的苦悶時間，卻不及過去海上人家、商貿團隊移動的艱辛之十一。而對於台灣出身的學員而言，從粵到閩也是語言逐漸親近的過程，從聾啞人士轉而可以擔當溝通的角色。歷史上在這些地區移動的人們，除了交通上的辛勞外，尚需面對不同文化與語言，於各地商貿過程中，語言溝通大概也是一大挑戰。

此次研習營亦安排大家聆賞雞山村的牛歌、中山的鹹水歌，以及汕頭的潮劇等非物質遺產。牛歌、鹹水歌固然皆為粵語體系，但其單詞的音韻皆大為不同，甚至兩者又都與今日的粵語流行歌相異。程美寶老師便指出無論是牛歌，或是鹹水歌皆

非以今日的廣東話作協聲調韻。而今日的粵語流行歌使用的是現多數人使用的粵語，其來源為廣州（省）的西關音。西關音起於廣州十三行商的興起，而後經由貿易通行於省港澳，成為粵語中的優勢語言。20 世紀以後，廣州人、香港人大量旅居上海（滬），並藉由上海的娛樂事業，擴展粵語流行音樂的出版與市場。港澳滬的音樂事業，順利將以西關音為音調標準的粵語流行歌進一步推上主流地位。

此次研習營雖具有明確的主題走向，但學員的組成來自各界，其專業領域各異，也讓營隊過程中能有不同的火花。其中便有建築史專業的組員，於參觀梅溪陳芳故居時，能夠跟大家一一講解其中建築的特色，甚至是當代如何做建築考證與修復。他亦於討論中提及翠亨村中三合院的半成品式建築，展現出當地人致富的過程，以及家屋擴建的特質。

此次研習營的目的自非讓學員成為華南社會、海洋史研究之專家，而是希望透過課程與實地考察的結合，讓學員能有更為開闊的視野，思考不一樣的問題，擁有不一樣的歷史想像。而小組成員之間的討論，更是得以讓不同專攻的人對話，而提供更加多元的學習空間。